

詩義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

賦也姜姓嫄名高辛氏之妃也言溯厥古初生天
下之民者是爲姜嫄姜嫄何以生民以其生后稷
也后稷播穀民賴以生則不啻姜嫄生之也其生
后稷如何毛傳曰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

者必立郊禘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禘是也履隨也帝高辛氏也武行每遠欲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何楷曰言姜嫄從帝將事敏速上帝欲饗大降之福是以助祭甫畢身如有所震動遂早有娠而生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折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詞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十易生者也折副皆裂也赫顯也

居然猶徒然也言婦人產難首生尤難而如達之
易并無圻副菑害之苦是上帝所以顯厥靈也乃
姜嫄則心疑焉以爲禋祀之後無端身動彌月首
生并無留難事屬不經豈上帝之心有不寧乎前
之禋祀有未安乎何爲而徒然生子也此則其見
棄之由也

誕冥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訄
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也會值也值人伐木也覆蓋
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也嗷啼聲也覃長
訃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而人皆聞之也既
棄而靈異如此是以收而養之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莚之荏菽荏菽施施
禾役穉穉麻麥蒙蒙瓜飀嗒嗒

賦也匍匐手足并行也岐峻立也疑端重也就成
也荏菽大豆施施枝葉揚起也黍稷稻粱皆謂之
禾役行列也穉穉美好貌蒙蒙茂密嗒嗒多實也

言后稷之幼也當實應匍匐之年已能岐然而峻
立巖然而端重暨乎稍長遂能藝五穀以成就其
口食禾麥爲主佐以麻菽藎以瓜瓞而一人之口
食就生民之口食皆就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部
家室

賦也稷善稼穡不止因天分地而已有以人力相
助之道焉草害嘉穀故先除之便耕犁也黃土色

也茂土肥也種之黃茂物土宜也立苗之道勿密
勿疏特苗則方之均布之也呂氏春秋曰橫行必
得縱行必術莖生有行則苗速長是也弱苗則苞
之叢植之也呂氏春秋曰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
也欲相扶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是也種當作鍾培
之也漢書曰苗生槩以上稍耨隴土以附苗根土
厚根深能風與旱是也衰與哀通聚也苗既秀再
耘之收其旁土以阜苗足則粟不秕呂氏春秋曰
能使穗大而均粟圓而薄糠是也如是以相之故

后稷之穡必盛發而齊秀莖節堅而枝葉完好實繁而穎垂穎粒圓而粟栗然也朱子曰堯嘉其有
功於民封於邠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
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
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天生之也秬黍也秠黍之一稔二米者也
糜赤梁芑白梁也恒徧穫刈也畝棲於畝也任肩
任負背負也肇始也言天降嘉種秬秠糜芑后稷

教民徧種之熟而獲畝之任負之歸以祀神報之
且祈之也祭祀之禮自古有之而釀秬秠以爲酒
烝糜苴以爲粢則自后稷始也以穀祀神而因以
祈穀則穀常熟矣此后稷之所以生民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錕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

賦也言后稷生民之功如此迄於今后稷往矣我
則祀后稷焉春擣於臼也掄杵抒之也簸箕揚之

也蹂手揉之也所重在穀故治之精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胾膏也以蕭炳脂尙臭也輟祭行道之神也祭行所以速神之來猶祭禘之意也燔燒也烈炙也所以爲羞也嗣繼也今歲所以繼往歲故嗣歲者新歲也言備物盛禮以祀之者所以興新歲之農事使有年也此周人孟春所穀於上帝以后稷配之禮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冒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叩我也。木器曰豆。瓦器曰登。盛於豆者菹醢也。盛於登者太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信時期也。庶庶幾也。迄至也。言俎豆始薦香氣初升而上帝已安饗之。何以臭一達而神卽如期而至。其誠信如此哉。蓋上帝之眷后稷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不敬天而至於有罪不敢不勤農而至於有悔兢兢業業以迄於今。上帝嘉今之承祀者能不替生民之功。是以居歆亶時如此也。嚴粲曰。周之郊也因稷而致。

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以配天不亦宜乎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祀后稷也周禮啓蟄之月上辛之日所

穀於上帝以后稷配是也述后稷之農事而

推本於所生者見天爲教民稼穡而特生后

稷天眷之故以之配之也長至之配也用思

文元日之配也用生民思文簡而生民繁者

因所穀之故是以詳叙其相穡之始末以昭

后稷之功却以示祀后稷者必如后稷之有

功於民乃足以當天心也則庶無罪悔矣是
故有相之道后稷所以生唐虞之民也以興
嗣歲文武所以生成周之民也而是詩之傳
使後之長民者皆敬天勤農以庶無罪悔則
聖人所以生萬世之民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兒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儿

比也敦茁也行道也苞叢體成也泥泥潤貌戚戚
內相親也爾與邇同肆陳也言道旁之葦勿爲牛

羊所踐履乃能叢生并長而枝葉潤澤以比兄弟
之親勿爲他人所讒間乃能同心合力而家道昌
隆也故戚戚之兄弟不可遠而日疎惟當近而日
親是以相與燕飲劫者爲之設筵長者又加之以
几也何楷曰此下三章皆言燕兄弟之事然必有
此心以爲之主而後燕飲不爲虛文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
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賦也設席筵上加席也周禮設莞筵加繅席設蒲

筵加莞席是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而侍者也進
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
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醢殷曰斮周曰爵醢肉汁也
醢肉醬也燔燒肉炙炙肝殺切肉而升於俎也國
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殺烝是也脾主臙也禮記云
賓俎脊脇肩肺脾是也臙口上肉也歌人聲比於
琴瑟也燕禮旅酬之後乃歌也徒擊鼓曰嘒燕無
嘒射有之此通下章而言歌之後又射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堅猶勁也鏃矢也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鈞停也簇與幹輕重稱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四鏃既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呂祖謙曰四鏃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君卿大夫之通稱嗣位而主祭者也曾
孫爲主故兄弟皆稱賓也醑厚也大斗長勺也勺
挹於尊而注諸爵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也燕禮
之後有無算爵故挹以大斗也祈求也黃耆老人
之稱以祈黃耆者考飲酒旣畢乃乞言於兄弟之年
老者也台隆起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隆起也引導
翼輔也少者乞言老者指引之使不迷於所往勸

勉之使不怠於所行也禩安也景明也此少者祝
老者也恐其身有未安故禱其壽考維禩恐其心
或昏憤故欲其介以景福也老者教之少者祝之
各盡其道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燕兄弟也古者燕禮通乎上下非徒飲
酒而已先王教養天下之道在是焉是故莫
遠具爾所以親親也授凡緝御所以長長也
旨酒獻酬所以養陽也庶羞送進所以養陰

也序賓以賢所以賢賢也序以丕侮所以敬
德也以祈黃耇所以廣教也以引以翼所以
幼幼也壽考維祺所以老老也經之以禮維
之以樂參之以射而文武之事備矣君子是
以知燕之為義大也

既醉以酒既饗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此尸嘏主人之詞也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
也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感德心滿如飽也醉
酒飽德如此故願君子萬年天助爾以明福也

既醉以酒爾毅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毅俎實也將進也昭明通於事也何偕曰言助發其智慮小事大事無不周知所謂景福也曹粹中曰老將智而耄及之古人所慮也今錫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融貫通也昭明而至於貫通則其明遠矣高者識超於事先朗者鑒徹於事後故其所爲之事無不令終言善全也所謂知終終之也俶始也事

理無盡終則有始其明無窮其福亦無窮故公尸
又有嘉言以告之也呂祖謙曰周之追王止於大
王故宗廟之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謂賓客助祭者也攝
檢也此王祝致告之詞籩豆靜嘉卽楚茨所謂苾
芬孝祀神嗜飲食也攝以威儀卽楚茨所謂既齊
既稷既匡旣勅也祭主於誠禮主於敬誠不可見
而寓於敬故相攝以威儀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匱竭也孝者萬善之源也其德生而不已無有竭時故天亦錫之以其類使永無匱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賦也壺宮中之巷也祚福胤子也言其類維何不越乎室家之間蓋孝子孝其妣亦孝也夫婦皆孝天又錫以能孝之胤子故曰錫類也

其屑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言其屑如何乎彼既能類其父則天將被以爾身之祿使亦嗣位而爲天子也旣已嗣位則景命所集又有附屬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朱子曰謂生淑媛使爲之如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詩廣曰旣有賢妃又生賢子孫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受釐也主人饋食尸嘏之也其詞繁而願奢似諛而非諛也易有之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言吉凶之與善惡類也惡與凶類善與吉類造物無心各予之以其類而已既醉所詠籩豆靜嘉威儀孔時則君子之孝可知也君子孝故有孝子嗣子孝則所生者皆孝矣所謂類也永錫祚胤類也從以孫子亦類也不寧惟是嗣子孝則其妃亦孝

所娶之婦皆孝矣室家之壺類也釐爾女士
亦類也昔周之興也太王王季文王皆孝子
也太姜大任太姒皆女士也大姜生王季太
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武王與邑姜又生成
王以及無窮所謂永錫爾類也其前如此其
後可知其享福之隆極古今之異而其獲福
之改實庸行之常君子是以知孝之爲道大
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比也鳧水鴨鷺鷥也鳧鷺行徐而有度游泳而不
爭人之和羣而嫻於禮者似之故以比眾賓也在
涇比在燕也眾賓皆在而公尸乃來氣度安寧亦
如鳧鷺也爾謂主人也燕禮司官尊於東楹之西
兩方壺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圓壺所謂酒清也膳
宰具官饌於寢東所謂殽馨也公尸來燕則福祿
亦隨之而來祭祀所受之嘏至此而乃成矣爾王
人而自公尸眾賓頌祝之詞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爲

比也沙水旁也鳧鷖在沙散處徐行以比衆賓在
燕各事其事也來宜謂事皆愜於心也獻酬勝致
皆舉所謂酒多也主人獻後薦脯醢賓升筵設折
俎所謂殽嘉也爲助也福祿來助使諸事咸宜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
燕飲福祿來下
比也渚渟而不流也鳧鷖在渚聚而不飛以比衆

賓人座安而不動也。公尸來處亦安之也。均辯獻
之後，夫夫皆升就席，王歌笙入之時也。滑酒之沛
者也。旅酬之後，尊壺不足，故沛之。所謂滔滔也。賓
升席坐，乃祭脯。臨所謂殺脯也。來下者，人處於此，
故福祿亦降於此。若自天而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比也。深水會也。鳧鷖在渚，四處來會。以比眾賓。旅
酌皆獻。公尸也。燕禮正歌備後，乃立司正，遍獻旅。

酌皆以進公今公亦齒而尊尸故皆獻尸也來宗
眾尊之也於宗在宗室也言昨日祭畢既燕于宗
而福祿攸降今又賓尸而燕之則福祿之來積而
愈崇矣徐常吉日祭畢之燕尸不與以其象神不
敢留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卽所以尊神也

鳧鷖在亶公尸來止熏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比也亶水流峽中兩岸如岸也鳧鷖在亶相隨而
出以比眾賓燕後出門而歸也熏熏和悅也言公

尸之來當其止而飲食之時固已熏熏焉今將歸
矣而旨酒猶覺欣欣有餘懽也燔炙猶覺芬芬有
餘香也公尸之燕飲如此則人懽而神亦喜永隆
之福而無有後日之艱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燕公尸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也君申
其惠臣飲其和人有餘懽神有餘福其致此
者非一日之積也是故讀采言知婦子之
平誦鳧鷖知臣工之委蛇婦子和平家皆

好也臣工委蛇人皆正直也所謂皞皞而不
知爲之者與君子於鳧鷖有餘思焉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賦也假當作嘉君子謂王也顯顯光明也民庶民
人有位者也右與佑通申重也千求也言可嘉樂
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故能宜民宜人書曰在知
人在安民是也兄人者天之心也能宜民人則合
天心而受天祿故保其身佑其行命爲天子而又

申之使其干天祿享百福而子孫衆多至於千億

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

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賦也穆穆深遠皇皇美大君諸侯王天子也穆穆
皇皇宜爲君王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愆
過忘遺也率循由行舊章成法也不敢有過誤不
敢有遺忘惟前人之成法是遵能法祖也抑抑謙
下也秩秩有序也匹偶也所謂公侯好仇也不敢

怨其匡拂不敢惡其僂悔惟羣臣之嘉言是從能
納諫也行先王之仁政則百姓咸被其澤故率由
舊章乃所以宜民也從臣工之嘉言則賢人得行
其道故率由羣匹乃所以宜人也由舊章以宜民
由羣匹以宜人此武王之所以干祿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
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賦也燕安也朋友謂諸臣也書曰友邦冢君謂百
辟也又曰大史友內史友謂卿士也解與懈通暨

息也言君子之令德如此則可以受無疆之福而
爲四方之綱綱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方之民自
安也四方旣安則君張其綱臣理其紀而精潔之
福及於羣臣矣羣臣旣安則順天子之德意以各
盡其職而四方之民益以安息矣呂祖謙曰民之
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
逸矣故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何楷曰四
方之綱宜民也燕及朋友則宜民乃所以宜人也
百辟卿士媚於天子宜人也不解於位民之攸鑒

則宜人乃所以宜民也

假樂三章章八句

假樂美武王也太明之詩曰保右命爾此詩亦云故知爲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者惟湯武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証也武王之爲天子也上承穆考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實錄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祿所必然矣太

史公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詠文武之
德不益信乎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
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厚也書曰公劉克篤前烈是也康安也公
劉之祀不窳失官而奔於戎狄之間公劉不以其
地爲可居而遂安之也乃疆乃理教耕植也乃積
乃倉裕蓋藏也爲居者謀也裹餼糧于橐囊爲行
者備也輯和光大也爲居者謀思以和輯其民人

爲行者備思以先大其國家於是張弓矢揚戈威
以啓行蓋將擇地而遷都也深謀遠慮動出萬全
此公劉之所以爲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
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于往胥相原地名宣布也嶽山舟帶也鞞刀
鞘琫刀飾也言公劉初遷往相原地而本國之人
從行者庶聚處者位又有他國之歸順者宣布散
處皆悅公劉之德而無愁嘆之聲公劉于是陟山

降原以相之將欲久居之也陟降徒行故入見其帶以玉璫爲佩而鞞奉飭刀也呂祖謙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驢也逝往也百泉地名杜佑云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溥大也南岡百泉之南山觀遇也京幽地師眾也京師之名始此言公劉逝彼百泉欲瞻溥原升其南山乃覲幽地以爲更勝

於原故遷定都而芻京師也特是也處北處其當
處者也廬旅安其煇寓者也言言公言之出余也
語七密商之讖政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蹠蹠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蹠蹠濟上與祭之容也何楷曰行遷
廟之禮是也筵几爲神設也祭統云鋪筵設同几
爲依神也遷廟之禮奉神之衣服至於新廟奉者
升君從升所謂既登也祝曰令月吉日可以徙于

新廟所謂乃依也造召而進之也有司曰曹既祭
之後乃召羣臣將燕之也牢豕閑也執豕于牢食
之也酌之用匏飲之也宗之立宗法也呂祖謙曰
上則統於君下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
相須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軍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之荒

賦也溥廣也言土地新闢既廣且長矣景測日也
岡升高也何楷曰旣景乃岡者視陰陽之寒煖使

種植各適土宜又觀其流泉之所經使溝洫得盡
水利是也單周也言公劉自啓行以來止宿之處
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今既定都矣宿衛之士散
於田野故度其原隰畫井授田以徹法行之使通
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爲糧此寓兵於農之道也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朱子曰定其軍賦與其稅法
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幽斯館滋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
冢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卽

賦也館舍也何楷曰造作之處也百工之來不皆
本國之人故爲館以處之是也橫渡曰亂張守節
曰公劉從漆水橫渡渭水而至南山是也厲砥鍛
鐵也止居基始理治也厲鍛旣取器用皆利而相
宅授田經武之始事益以理矣止基旣理居者益
衆而又有來者於是度二澗而處之何楷曰皇澗
縱故夾其兩旁過澗橫故在水北而南鄉是也所
以處續有之衆故曰止旅芮水名在隴州鞫水外
也久而止旅益密故又度芮水之外而處之也呂

祖謙曰風氣日開編民日眾規模日廣有方與未
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始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始遷豳也周以忠厚開基而積功累仁
自公劉始觀其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養民者
裕矣陟嶽降原陟岡觀京勤民者至矣度繁
順宜處處廬旅奠民居者固矣陰陽流泉度
其隰原制民產者詳矣于豳斯館取厲取鍛
利民用者周矣厚於爲民所以爲篤之而且

凡登依以肅祀典執豕于牢以示儉也酌之
用匏以尙質也飲之食之以廣愛也君之宗
之以孝敬也其軍三單兵制定矣徹田爲糧
農政詳矣其勤勞儉樸猶留渾噩之遺而創
其制顯庸已開官禮之兆積累可謂深厚綜理
可謂周密矣深厚之謂篤周密亦謂篤故每
章皆以篤稱之也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餼饕豈弟君子民之

母

比也。河遠也。行潦，流潦也。挹，取也。餼，浙米也。餼，飯也。言遠酌行潦之水，挹而注之於器，則可以餼餼。以比詳察小民之情，取而注之於心，則可以養民也。故豈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歸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豈弟君子，民之攸

比也。鬯，祭器也。能挹行潦，可以濯鬯，以比能恤民。

隱可以事神也民神之主也故恤民即所以事神
神依之則民愈歸之矣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第君子民之攸

塋

比也漑器之當滌者也塋息也能挹行潦則物之
塵垢皆可濯之以比能恤民隱則心之汙染皆可
除之也故豈第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嗜好功利
之念皆息矣我無欲而民自靜故可以爲民之攸
塋也

聖訓酌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昔武王詰康叔曰：嗚呼！小子！封惻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召公之意，亦猶是也。故以酌行潦爲比，以爲人君必遠察民情，而知其艱難，自能養民，如行潦之饑饉，天畏棗忱，自能事神，如行潦之濯盪。

無康如逸豫自能修德如行潦之濯漑矣是
故致治之術無他常取民情而注之心則保
民之事自此起厲民之政自此息周公之陳
七月召公之作泂酌此物此志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陵也君子謂王也矢陳也言卷阿
之上風來自南王以此時來游喜而作歌以陳其
和樂之音也

仲其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亮公會矣

賦也伴與閒舒之貌優寬徐也彌充而滿之也會
久也言志意閒舒而來游於此寬徐以游而時休
於此所以適其性也既適其性必推而廣之以滿
其量使萬物各適其性斯受天之眷而似先公之
悠久矣

爾土字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神爾主矣

賦也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字版章既

甚厚矣然山川城邑皆有神靈必彌爾性使恩澤
及於四海然後可爲百神之主而常有土宇也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賦也弗嘏皆福也言受命長弗祿康所謂純嘏也
然福本於德必彌爾性使德純而不已乃可常享
此純嘏也

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皆本於彌性顧性之

量遠矣其充於已者自爲之其及於人者必有眾
賢之助焉鄉泉曰馮者忠諫可託心猶翼者才獻
可在股肱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德者修已則
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
而不怠於所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敷言而爲
四方之則矣

頤頤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頤頤猶穆穆也卬卬猶皇皇也君頤頤於上
彌性也臣卬卬於下引翼也圭君所執也璋

執也何楷曰兩璋之合則爲一圭君有馮翼孝德
與爲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力比附如璋
也如此則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其聲譽近
者挹其丰采而豈第君子得以敷政優優爲四方
之綱矣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

與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翾翾羽聲也集
眾鳥集也鳳凰飛則眾鳥從之而集於所止之處

言事抄中
卷之十七
也諂諂和羣貌忠厚慈祥曰吉謂已享福而人亦
蒙休也媚順愛也王多有諂諂之吉士則可以惟
所使而皆能媚於天子如眾鳥之集也

鳳凰于飛翹翹其羽亦傳于天諂諂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鳳凰之飛上傳于天高之至也王多有諂諂
之吉人則可以惟所命而皆能媚于庶人能媚庶
人則萬民愛戴而王愈崇高亦如鳳凰之傳於天
也夫下媚庶人卑之至矣而得眾乃可配天其卑

也乃其所以爲高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

離離喈喈

此也山之東曰朝陽萋萋萋萋梧桐生之茂也離離
喈喈鳳鳴之和也言馮翼孝德王欲其有吉上吉
人王欲其多其所以有且多者有道焉觀於鳳凰
而知之矣鳳凰之鳴何以必於高岡以梧桐生於
高岡之陽也鳳凰非梧桐不棲故梧桐萋萋萋萋
斯鳳凰離離喈喈矣梧桐茂而鳳凰至禮貌隆而

賢人來其理一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賦也言欲禮賢人必需車馬謂帛馬以聘之車服以庸之也今王之車則既庶且多矣王之馬則既閑且馳矣朱子曰此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是也遂達也詩不必多惟求達作歌之意耳其意無他欲王求賢而已故王之來歌以矢音也昭和樂之志也臣之矢詩以遂歌也盡忠告之

心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泂酌之戒勸

養民也卷阿之戒勸彌性與求賢也君德莫

先於彌性王道莫大於養民而所以上成君

德下與民生者惟賢是賴故歸於求賢也能

此三者君人之道備矣君作歌以志喜臣遂

歌以陳箴此卽離離喈喈之聲亦不必待鳳

凰之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或邊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迺以定我王
賦也汔與迄同至也中國國中也詭隨懷許而面
從也謹懲東之意明人所共見也柔寬而撫之也
能馴而習之也言民至今日亦云勞矣可以少安
矣國中之民安而後四方可安也安民安國其道
無他無縱詭隨而已蘇轍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
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
則爲之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寇虐無畏之人

止而王室定矣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
以謹愔愔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休息也速聚也民得休息則聚而不散矣愔
昏愔亂也何楷曰詭隨之人其心不明惟欲變亂
成法以逞其寇虐之謀此民之所深憂也夫其愔
愔更張豈不自謂勤勞而有害無利是徒棄此勞
耳故勸其無棄爾勞則已無事而王亦享安靜之

福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已也惡匿於心曰慝不畏明陽
惡也將虐小民故不畏人之見之也作慝陰惡也
將害正人故畏人之知之也沈守約曰我禁奸奸
愈伺我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替疎惟親近有
德斯彼之窺覷消此謹之之道也何楷曰詭詭之
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有德豈肯近乎故必

敬備威儀則所以近君子者在此所以遠小人者亦在此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渴猶憇也泄猶洩也勞憇則憂洩矣醜穢也

厲害也醜厲爲穢言以害正人也如是則正人必敗而所以爲寇虐者酷矣戎汝也小子年幼也言汝雖年幼而王旣用汝則進君子退小人之責皆在於汝此其所係甚大不可縱詭隨信醜厲而敗

正人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親附也朱子曰小人固結其君是也小
人之無良惜愾罔極醜厲其根皆起於繾綣詭隨
其君委曲親附至於結而不解則收於無所不爲
矣正反云者與正道反也以正者爲非而不正者
爲是也正敗猶有正也正反則無正矣玉寶之也
而成之也言王之用汝欲玉汝也王欲以

不可以不諫汝汝既日在王側見詭隨之人必無
縱之不然而小人至於繼繼則君子至於正反將
民無由息而國無由綏矣故諫汝乃所以爲王也
大諫云者大其聲而疾呼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戒近小人也賈誼曰安民可以行義而
危民易與爲非故民勞者國危之漸也民何
以勞有虐之者也人何以能虐民盜君之權
也何以盜君權以其詭隨也心知其不可而

詐隨之則無所不隨矣入君悅其隨也彼則
乘其悅而益其權以虐其民矣此固詭隨者
之無良亦以有縱之者也爲大臣者見詭隨
之人悅其圓而可共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
反噬也而不知既能詭隨必至纏縈而無良
惛愒罔極醜厲之態皆出於是乎不畏明而
爲民憂矣作慝而俾正敗且正反矣蓋一念
不謹悅其隨而縱之以至於此也伊尹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

諸非道能如是則可以謹無良而近有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反其常也瘁病也話言猶謀也管
管依據也亶實事也言上天反常下民盡病惟賴
大臣維持之也今出言既不當爲謀又不遠不以
古聖爲依據不切當今之事勢是日謀而終未遠
也則不可以不諫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言事抄中
卷之十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
悅莫定也言天運艱難無軒軒然趾高而氣揚也
天步顛躓無沓沓然意念而神弛也猶遠而出之
以話曰辭辭出而羣臣和輯則議協而民心合矣
辭出而我王悅懌則政行而民事定矣出話之然
在於猶遠故謀不可不慎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事職事也僚同官也卽就也囂囂自是也服
事也芻蕘採薪者也言我與爾雖異職事同爲王
官我卽爾謀欲猶之遠以爲王也爾乃囂囂自是
而不受人言則過矣夫我之言皆可見之施行所
謂實於臺也汝勿以爲迂濶而笑之古人有言請
於芻蕘而况同僚乎
天之方虐無然讒讒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
爾用憂譖多將焯焯不可救藥
賦也虐殘也讒讒戲也灌灌猶款款忠告之狀也

踦也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虐民
則更甚於艱與蹶矣爾乃譔譔則更甚於憲憲泄
泄矣蘇轍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
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
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
屎則莫我敢癸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憊怒也夸誇也毗比也誇於外面比於內小

人之狀也夸毗則威儀卒迷而善人不爲用故載
尸也殿屎說文作唵呻吟也蔡揆也貪猶賢也
言民苦於虐呻吟而已莫敢與我爲衡然民者土
之資也今皆喪亂則無資矣財聚民散則財亦散
而猶不惠我師乎

天之彌民如壘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
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憲也壘篴相和也圭璋相合也以法止邪
曰辟自此以下言遠猷也遠猷非小子所能爲欲

其告王也民方殿屎則莫先於惠民民性本善皆原於天天賦性於形猶開牖於室使其明也命分而爲性故天倡則人和如墀如筮也性聚而爲命故天行則人合如璋如圭也發其性之所固有如取諸懷也迪以才之所能爲如攜其手也因其性而教之勿益其所本無則矚民甚易耳所謂明明德以新民也若不修德而立法則民殘矣人心有欲民之懼於辟者原自多端不矚其性而立法以禁欲則比戶可誅矣故戒其無自我而立辟也任

德而不任刑此惠民之遠猷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善人載尸攷惠民之外莫要於用人价人大
人也王朝之公卿也大師京師之大眾也大邦成
國之諸侯也大宗大夫之強宗也宗子王之適子
也藩籬垣墻屏樹翰羽也何楷曰善人在朝則天
下消其逆萌而莫敢踰越故曰藩后非衆罔與守
邦故曰垣王者以天下爲家侯甸采衛列於門廷

故曰屏勳闕之舊枝葉之蕃足以羽翼王室故曰
翰是也用人之道先繫其心人固常懷懷於有德
王修德而使其懷之則藩垣屏翰乃心內向而王
至寧矣不然則虛設而不爲我用所謂載尸也至
於宗子土嗣王而下爲臣民之望乃王之城所以
自衛也一有失德嫌疑內生則城壞而藩垣屏翰
莫不離心王乃獨處於上矣至於獨則可畏矣至
於獨而斯畏則已晚矣故願長之於早也修德而
畏獨此用人之遠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豫怠也渝變也馳驅縱恣也王與往通衍舒
徐也言惠民在於修德用人亦在於修德德何以
修敬而已矣敬者即目前之境而存其心也方虐
方儕天之怒也敬之則不敢戲豫而謹也夸毗之
狀除矣方難方蹶天之怒也蹶之則不敢馳驅而
憲憲泄泄之態斂矣且觀之當敬亦不待其怒與
渝也雖平居作息天亦無不在焉昊天曰明矣爾必

有出徃之事天亦及爾出徃無所之而不隨也昊天且矣爾必有游衍之時天亦及爾游衍無所處而不在也敬之之詩曰陟降厥士日鑒在茲此之謂也知上帝之臨汝則戒謹恐懼不敢懈於隱微此修德之遠猷乃惠民用人之本也

板八章章八句

板誨遠猷也當天怒人怨之時乃徐商牖民懷德敬天之事近於迂濶而寡效無怪小子之躑躅也然而我言維服實之於當前之事

勢則知之矣國家之要莫大於得人心人心
未離雖危而可存人心已去雖安而易亡欲
得人心非美言小數所可邀也必牖其固有
之良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念油然而不
容已則民心不搖而藩垣屏翰皆環列而不
敢動再加以敬天則懷德維寧而宗子之
城永不壞矣此實救時之切務非迂濶也且
夫天性民所固有取之攜之至便也价人大
師大邦大宗宗子具在也以德懷之至順也

言部
卷之十七
三
天隨處而皆臨敬存心而卽是乃知所謂遠
猶者其事至近而且易也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而世卒莫之聽亦獨何哉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之辟法也烝眾諶信也言蕩也上帝下民之君也今言乃暴虐下民多罹於刑法有如帝命之者豈天生烝民其命果難信哉天命之性本無不善故人之性也靡不有初而氣拘物蔽鮮克以善道終者是

以夫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在疆禦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興是力
此而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詞歎紂之不克終也疆
禦暴虐也摛克聚斂也服事惰慢興起也力用力
其也言文王當日曾咨嗟而謂紂曰疆禦摛克人之
所惡汝乃使之居官任事是天所降之愆德而汝
用力以興之違天命而拂人性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比而賦也而爾也懟怒懷奪也作讀爲詛祝讀爲
咒詛咒怨謗也言汝興疆禦有故也天命之性仁
柔義剛爾稟義類不能全其天德之剛而流於血
氣之勇是以亦疆禦而善怒人畏其怒而流轉其
言以對汝所謂詭隨也人詭隨以謾汝汝乃用之
於內故能盜汝之權而奪民之財所謂寇虐也寇
虐肆行則怨謗紛起莫知底止而亦不可究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怙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言孝中
卷之十八
二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比而賦也魚然武健貌背反側傾也陪貳也王之
貳則三公也卿六卿也言汝興培克有故也汝疆
禦而寇攘式內故汝之臣皆虐民而爲汝歛財歛
財是歛怨也汝乃以爲才而用之是歛怨以爲德
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明德也爾以貪暴
之習昏其本性是以小人歛怨雖反側已露而且
謂無有君子布德雖堪爲陪卿而終於不用也顏
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爲卿貳

者皆不知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懲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此而賦也洎沉也式用也言爾德不明多出於酒

然非天洎爾以酒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其言而

用之故沉溺於此容止皆愆號呼無度晝夜不

分其鮮克有終者皆由於人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尙乎由行內異于申國覃及鬼方

輒言

比而賦也。蝸蟾屬沸水湧也。如蝸如蟾言之亂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庭也。如沸如羹，政之亂也。號令紛起，如水之沸，錯互無章如羹之雜也。先王之法無小無大，近皆喪失而舉國之人惟以率田遵行爲尙，莫敢違亦莫敢諫也。曩本作曩，多其日以視之也。國語曰：王得衛巫使監謗者，道路以目是也。鬼方蠻方也。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尙有與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

比而賦也老成人舊人也典刑舊法也言蜩蟻沸
羹時不善矣然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也昔殷之
盛時人與法俱善今皆不用乃政變非時變也然
舊人雖無舊政尙在但人有以典型告者汝皆不
聽是以大命將傾耳設一聽而用之未嘗不可
亂爲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袷藥未有
寔臬寶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比而賦也顛沛仆也揭蹶起之貌撥絕也言大木將仆枝葉未害而本根先撥是以揭然而仆耳四方猶枝葉也民心則本根也夏商之末諸侯未叛桀紂暴虐以失民心自絕於天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故言殷鑒不遠在於夏世則周鑒不遠在於殷世可知也無一語及於時事而能令聞之者悵然知戒亦可謂善於立言矣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諫厲王也厲王之行有似於紂故

設爲

設爲文王咨紂之詞非徒指危亡以示儆其

反覆

反覆於天人之際望王之改過易亂者一篇

之中

之中三致意焉今夫國何以亡其本仆也本

何以

何以仆失其民也民何以失用貪暴以斂怨

也何以

也何以用貪暴其德不明也德何以不明由

酒於

酒於酒也然而天不酒爾以酒也靡不有初

爾之

爾之明德自具也猶有典型匪上帝不時也

但使

但使戒爾沉湎以明爾德則培克之斂怨疆

禦之

禦之寇攘皆能知之斥遠小人蠲除苛政得

民心而培國本反覆手之間耳本實旣固聽
老成而用典型可次第舉也此召公所以愔
倦望王之克終而非徒借成言以譏時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謙下威儀禮文也隅廉角也德麗於威
儀則矩矱方正如有廉角也但愚人不能知智者
知之又以爲不足謹則靡哲不愚矣夫衆人之愚
氣質昏昧是其疾也哲人之愚則自暴而反其常

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覺明訐大謨猶皆謀也命號令也辰時則法也言所貴乎威儀者何也朝廷之上莫強於人有人而後四方訓之焉人之所以訓四方者以其德行著於威儀昭明有覺故四國順之也訓四方者以人誥四方者以言以天下之計長久之規爲定命而辰告之其言善矣然空言無實民弗從

也必敬慎威儀使所言者皆著於躬行斯民皆則
而效之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興尙也女武公使人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
言爾言小子者放此紹緒刑法也共敬守之也言
古人之貴威儀如此至於今日迷於威儀而亂於
政隳德之隅而荒湛於酒以此爲尙所謂靡哲不
愚也汝雖湛於酒而樂從所尙獨不念所承之統

緒乎先王之成法甚明豈可不廣求而敬守之哉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
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
蠻方

賦也章表率也作事邇遠也言人雖尙酒皇天弗
尙汝無蹈其餘波如泉流之淪胥以亡也試思天
壤之間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
灑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皆宜敬慎威儀以
爲民則何處可容汝之荒湛哉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賦也質成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玷缺也言
既不敢荒湛則必質爾之民人則必謹爾之侯度
所以戒不虞也其質之謹之之道不外出話與威
儀必敬慎威儀使無不柔嘉至於出話尤宜慎密
白圭之缺尚可磨鑢言語一失則不可救矣論語
曰南容三復白圭蓋謂此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無易出言戒其
心之輕視也無曰苟矣戒其口之輕發也雖莫捫
其舌而亦不可逝則所以謹言者至矣既能慎爾
出話更宜敬爾威儀蓋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
無有德而不報故必無不柔嘉以順於朋友并及
於庶民小子則侯度愈謹而子孫繩繩不墜厥紹
亦人民愈和皆奉以爲則而承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
于屋漏無日不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賦也輯和遐何愆過也屋漏室中明處也覲見格
至度測矧况射敦通厭也言人之修德顯微一致
皆不可愆於威儀當其見人之時固宜和柔爾顏
勿令有愆卽在暗室之中亦不可愧于屋漏無日
隱微人不見也鬼神之神德充滿天地焉知屋漏之
中鬼神不至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敦而不

敬乎劉瑾曰不遇有愆者省察之功慎獨之事也
不愧屋漏者存養之功戒懼之事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爲德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貫虹小子

賦而比也辟正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
角曰童虹與訂同幻惑也言將正爾之德使盡善
言而盡美則必動靜之間淑慎容止不愆於威儀慎
言而不僭淑而不賊斯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無德
不報也若謂無威儀而民則之則是以童爲角惑

小子耳無此理也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忍貌緝綸也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
受綸以興溫溫之恭人乃可以成德也溫溫也和也
恭敬也敬而且和所謂抑抑也德基猶德隅也隅
方則基正也然則抑抑威儀實出身加民之要乃
哲人聽而行之愚人聞而不信夫其不信必自以
爲智而不知不受善言乃真愚也故曰民各有心

外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自此以下反覆警愚人也朱子曰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若令汝未有知識既長大而抱子亦宜有知矣人若不自滿盈能受教戒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唐汝諤曰哲人惟不自滿故

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
開正以滿假之爲累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老
賦也夢夢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
貌虐害也言不以我爲教之使明反以爲虐之使
苦也九子曰耄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
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此之

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日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止語詞忒差適做棘急也此總承

上文言我之所告修辭修德宜慎威儀者皆先王之明刑乃舊章非私言也汝能聽而用之用戒不虞庶無大悔否則淪胥以亡耳天運艱難既喪厥國矣蓋謂幽王之事也前鑒不遠天命不僭若愆於威儀而回適其德以迷亂於政則民困急而國

亦危矣豈可聽之藐藐也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自警也賓之初筵悔自亂於威儀
故抑之作於威儀三致意焉且夫威儀者聲
笑貌云乎哉威儀之著莫大於言行行而
合乎禮所以爲德之隅也言而體諸躬所以
爲民之則也威儀之美莫大於敬與和克共
明刑無易由言敬也屋漏之中亦慄鬼神則
敬之至矣輯柔爾顏溫溫恭人和也惠於朋

友庶民小子則和之至矣本和敬以美威儀
此詩之大旨也淇澳之美武公也瑟兮僖兮
者敬也寬兮綽兮者和也大學引之曰赫兮
喧兮者威儀也以爲此明德之至善也中庸
之傳道也戒懼致中敬也發而中節和也而
推之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爲此修德
凝道之大端也武公其知之矣謂之睿聖不
亦宜乎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

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菟茂旬徧也逐葉摘取曰采循條彙取曰捋連條伐取曰劉瘠病殄絕也倉兄與槍悅同填塞也倬明貌矜憐也蘇轍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也如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遍至於厲王肆行暴虐則王室忽焉凋敝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憤填胸呼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騤騤不息貌翩飛揚也朱子曰厲王之時征
彼不息故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是也夷平
泯滅也黑髮曰黎火餘曰燼步運頻蹙也天下之
亂生於王心厲王好兵故亂生不平列國無不被
害丁壯盡行俱有死亡之禍其幸存者亦鋒鏑之
餘耳民生既困則國運日蹙是可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言事抄
卷之十一
三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賦也蔑無資賴將佑也疑與疑同定也君子謂厲
王也無競莫強也厲階禍始也梗患也言民力已
殫國無所賴而天心不佑欲居則無所定欲行則
無所往其危甚矣原厲王之秉心不過欲莫強於
天下耳非欲虐民以危國也其專利監謗以爲禍
始者誰實爲之而使至今爲患乎則不得不追咎
榮夷公衛巫之屬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圉

賦也土宇疆域也辰時俾厚覲見瘠病棘急圉邊也念我土宇者王室亂則天下可憂也逢天俾怒者民叛王奔是天怒已甚也鎬京在西中原在東靡所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既病四夷交侵也

爲謀爲愆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爨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而比也慮難曰謀防患曰愆况象削滅也憂恤

無民也序爵用賢也執熟手持熟物也言天子已
出四國皆叛時事如此惟望共和之二相能謀能
謀而後亂況可滅也謀忠之道惟有憂恤百姓惟
有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如濯水以解熱也不
然則何由能善哉有相與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僂吧肅進莽並也言當此時而仕進如
鄉風而行其咤必甚故民雖有欲進之心而并云

力不能逮皆稼穡以代祿而已以爲惟此可以資
生是寶也且可因以免禍故好也君子皆不欲在
則雖欲序爵而無由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
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贅綴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是也旅
與贅同穹蒼天也言民叛王奔是天降喪亂旣滅
我立王矣今又降此蝨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
後又有饑饉也哀痛甲國其君俱危其野盡荒則

雖欲憂恤而無從矣愛恤序爵兩無所施則我之
謀豈亦窮靡有心力以憂天矣是不得不專望共
和之三相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脯賜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考成也言二相行政上不叛王而下撫
其民是乃順理之君民人所瞻望者也凡我朋友
皆當秉二公之心宣布其謀猷以慎成其相業乃
所以忠於王也而又有不順之人不與二相同心

獨出意見自以爲臧則是別有肺腸而且能惑民
使至於狂也史稱厲王奔彘太子匿召公之家國
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之是不順自獨而俾民卒
狂者實有其人故下以朋友之義反覆開導之也
瞻彼中林牡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

與也牡牡并行之貌譖謗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
中林之鹿尙然并行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
不如也被譖而退者固憂得禍譖人而進者亦豈

能得福乎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之謂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賦也言禍福倚伏不可豫知夫惟聖人所見者遠
其言亦遠雖百里之外如目前也若愚人不顧其
後遂至敢於爲狂且以狂爲喜也我既知之且能
言之何爲畏忌而不盡言哉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爲荼毒

賦也勉從也復重也言從二相而不叛王者哲良人也叛王而圍太子者皆忍人也爾於良人則弗求而從之於忍心之人乃顧而復之是民已好亂而爾又倡之寧以其身爲荼毒斯民之具也果何爲哉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行也中垢中心汙穢也言風行有道多從空谷而來人行亦有道皆從中

言事抄中 卷之十一
心而出彼順二相之良人由於中心之純善若不
順而自獨且俾民狂者皆由於中心之汙穢欲因
亂以取利也故下直以貪人目之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與也以風之有隧與人之有類也言貪人好利則
必自敗爾與同之亦必同敗是貪人不可與爲類
明矣乃爾聽我之言亦隨口對答再誦言而使爾
行之則如醉而不醒所謂從而不改也爾既不用

良言則我之言亦多事矣是爾悖而使我亦悖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

謝安寇皆也

賦也陰與蔭同庇覆之也赫恐也言爾雖如此我
終以爾爲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如弋
飛鳥時亦獲之朱子曰謂我之言或亦有中猶曰
千慮而一得是也我旣確有所見乃往告汝欲汝
漸轉禍爲福是庇蔭汝也汝乃不從而反謂予來恐
動則不諒予之心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罔適
職競用力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罔適

賦也罔極無定職專也涼薄背反覆也回適邪僻
也言民心罔極爾又專爲涼薄而上爲反覆是與
爲罔極也導民以叛是不利也爾乃爲之而如恐
不勝民多邪僻爾與之爭而用力以勝之是
導民以惡而胎之亦凶也

民之未戾職盜來吠而扑吠可覆背善言雖曰匪予

既維爾歌

求多事矣

賦也戾定也陰取曰盜明奪曰寇言民生未定爾
乃陰取其財而又明奪之是由盜以至於寇也爲
不利競用力爲盜寇皆所謂涼也我曰涼不可也
爾亦曰涼不可也不旋踵而背之且從而詈我則
所謂職涼善背也爾雖自文曰背而詈者非予也
然我則旣指爾而作歌矣是豈可不深愧而速改
也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良夫所作也左傳秦穆公云周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也厲王天
姿英武本足與有爲特以用人不審長父導
之以好兵榮公導之以好利至於衛巫監諂
而民不堪命矣禍機一發天王蒙塵儲君匿
迹諸侯皆叛四夷交侵非周公召公竭其忠
貞調和共濟豈復有周室哉然二公虛天位
以待王而人不諒也召公舍其子以靖亂而
人不知也故當時士大夫或有不附二公而
陰與爲難者所賴良夫之徒辨明順逆彌其

讒慝而消其反側於是乎共和之功成而宜
王之中興亦基於此矣國以人亡亦以人有
用人可不慎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
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雲漢昭則天晴不
雨可知也雲漢回則夜深望雨可知也何辜今之
人非怨天也欲知其罪而修省之也薦禱通重也

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粢盡也憂雨已切禱雨已勤則上天亦宜我聽矣望之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蠹不殄禋祀自天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于我躬

賦也蘊畜隆盛也蟲蠹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祭宗廟也奠以禮神於上瘞以禮神於下也

宗尊克能也丁當也言后稷欲救旱而不能上帝能救旱而不至與其災下土之小民毋寧使災常

我身也不愛其身以救民仁之至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

甚也孑孤特貌遺留也則不我遺言不止黎民靡
遺并我亦不遺矣如是則豈可不相畏乎恐先祖
之祀亦將自此而摧滅也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地
以自容也大命衆命也近止隣於死亡也靡瞻靡
顧無所仰望也羣公先正雩祀所及也言羣公先
正於我尚疏或不我助父母先祖則至親也何忍
使我至於此極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濯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濯也魃旱鬼
也惓焦熏灼遯逃也言羣公先正神有來去或不

我聞上帝則曰鑒在茲也而降災如是豈我有失
德將使避位而去乎無所歸咎而自怨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
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

賦也去遯也蘇轍曰始以旱故欲遯去繼又以棄
國非人主之義故黽勉畏懼雖變難不敢去也瘖
病憯曾莫暮虞度也言農之伊始已所穀於上帝
稼之方納預祈年於天宗亦孔夙矣春祭方社秋

言言卷之十一
又報之實不莫也敬恭明神如此宜無有悔怒之
者乃上帝不度我心而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也
嚴粲曰水旱之災必有以致之但痛我不知其故
耳若知其故則當速改之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豕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文當作有紀數也鞠窮疾病也庶正眾官之
長豕宰眾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見十月之交
左右侍御僕從之人也周救能耐也止語詞卬與

卹同里與理同辦理之也言散倉廩以賑濟其數亦無有紀極矣不止公帑凡有祿者皆勸施焉庶正冢宰以調恤之故而至於窮病趣馬師氏膳夫以及左右無人不周濟亦無不耐心爲之莫敢有厭倦也君臣同心竭力賑恤瞻卹昊天不知更當如何辦理也

瞻卹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卹昊天曷惠其寧賦也嗒明貌假至羸餘也成勞正政也有嘒其星

言事抄中 卷之十八
則未有雨徵也羣臣竭其精誠助王以昭假於天
者已無餘矣然尙願勉之也前旣靡人不周今當
大命將近之期不可棄爾成勞也非求爲我之一
身國家庶政皆賴以定不可不益求所以昭假之
也故仰天而訴之曰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望雨
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宣王憂旱也厲王之末頻年大旱宣王
繼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作是

詩也詳釋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蓋消彌補救之道皆具不止纓述其憂閔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崧竦也嶽周禮所謂嶽山雍州之鎮也駿峻也甫仲山甫也何楷曰謂申伯與仲山甫德位相同所以重申伯是也蕃與藩同蔽也宣布也言竦

然而高者嶽山也應國家將興之運而降其神靈
生甫及申使爲王室之羽翼以藩屏四國而布其
德澤於天下蓋天生聖君必生賢佐理固然也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亶亶猶媿媿恭順也纘繼也于往式法登進
也申本侯爵而言伯者命爲方伯也范處義曰申
侯佐王有功故王繼授之事改大其邑俾邑於謝
以爲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又命召虎往

定申伯之宅大其城郭宮室以進於南方諸侯之
上使子孫世世常守其藩宣之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作起也庸功也徹徹法也傅御申伯之家臣
也私人謂從行者也言謝宅既定王乃命申伯使
式是南邦前言南國是式者明王之意也此言式
是南邦者明申伯之職也所以邑於謝者使因謝
人以起其功蓋據大城撫大眾而後可以鎮服諸

言事
卷之十一
三

侯也又命召伯使徹其土田正經界定賦稅也又命傅御使遷其私人給資糧授田宅也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王之所以待申伯者至厚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猷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蓂蓂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鉤膺濯濯

賦也倣完善也藐藐深貌躑躑壯健濯濯光明也

此總承上文言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也謝邑築而完善寢廟成而高深召公既

竣事而告王也王錫申伯將遣之也賜以四牡之壯馬又賜以馬首之金鉤馬膺之樊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遣使之國也圖謀也謀爾居而莫如南土者擇重地以展全才也介與玠通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鎮圭王命申伯鎮撫南國故使執介圭以往如天子之自行是也呼王舅而告之曰汝往近矣其所以命汝往者則

以南土與荆徐爲隣欲汝安內攘外永保無虞不
止南國是式耳矣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賦也信果邁行也申伯戀才不欲遽往至是始果
行也郟地名餞送行也言還南者申伯之國在南
也謝於誠歸者今始誠歸於謝也峙積糗糧邁速
也言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已取什一之稅而預
峙其糗倉庾有儲蓄廬市有委積用以速申伯之

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老而壯也嘽嘽眾盛貌鄭康成曰周編也戎猶汝也翰幹也申伯入謝遍邦內咸喜曰汝其乎有善君矣是也又言申伯之聲名豈不顯乎是王之元舅而允文允武可以爲百僚之法則者也其爲良翰必矣元舅者后父也頌其文武而兼言元舅者固以見申伯地處親賢威望素著抑以見

宣王之封申伯實以其才堪勝任非徒加恩於外

戚也其德也文云其德也文也其文也而兼言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文也豈不麗乎哉

賦也以手搏物曰採誦詩成而工師誦之也碩大

風聲肆長贈送也言申伯所以有文武之才者本

於其德也柔溫也寬也溫以撫之寬以教之也惠

順也上順天理下順人心也柔惠者恐其無斷申

伯則又能直焉是非明而賞罰公也如是則強者

治以剛弱者緩以柔萬邦雖廣協而馴之如手揉
之矣懷其惠者頌其仁畏其直者頌其義聲名洋
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矣蓋欲申伯懷遠以德而不
徒威之以兵義之所關甚大而詞甚美所謂君子
贈人以言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中興北伐獫狁
西伐西戎南伐淮荆王又自將而伐徐知南
方之難靖也故相其形勢而益封申伯以謝

邑所以扼荆徐之吭也北城朔方南城謝可
謂識深慮遠矣昔甫前伐獫狁知北方之患
已除所可慮者南邦耳馭之以術則虞詐愈
生威之以兵則判服不常此非覃敷文德威
人惠并著無以服其心也故詩於此三致意焉
疊言王命王錫王遣王餞欲其上報天子恩
也又言周邦咸喜欲其下慰萬民之望也南
國是式南土是保佑以安攘之大計所謂其
詩孔碩也文武是憲柔惠且直告以懷遠之

長圖所謂其風肆好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眾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
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言天生眾民有形下之
器必有形上之理民之生也卽秉此理以爲性故
性無不善而見人之有善德者必好之矣孔子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凡民皆然而况天監有刑因天子之

明聖特生仲山甫以保之則其懿德更超於烝民
而天子之好之亦必異於常人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東坡詩以爲詩

賦也古訓先王之典也若順命令賦布也此言仲

山甫之懿德也山甫人臣也臣道主柔是其則也

然恐其柔之過而弱也故必嘉嘉者禮也柔而能

立於禮斯合於則矣令儀令色柔於外也小心翼

翼柔於內也古訓是式法古之禮也威儀是力行

今之禮也柔嘉如是是謂懿德故天子好之使之
布令於四方也天以其理錫之烝民則爲明命性
之所以善也君以其言布之天下亦爲明命道之
所以行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繼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也式是百辟者位冢宰正百官也繼繼
戎汝也祖考謂周公與獻公也權德輿曰魯獻公
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卽首章

所謂保茲天子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
喉舌所以言也發起而應之也式百辟以保注躬
司侯舌以賦政事皆王命之詞所以任之者甚重
則好是懿德可知矣國史記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否不順也言王
之所命邦國或順或否皆能明之順者獎勵之否
者戒飭之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朱子曰保

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是也肅
肅王命奉而行之所謂賦政於外也邦國順否皆
人能明之是以四方爰發也天下未有不保已而能
保人者明哲保身乃所以保王躬也天下未有不
事上而能使下者威夜匪解乃所以式百辟也仲
山甫之懿德如此亦可以常爲王之所好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異疆禦

賦也此下三章言仲山甫之不宜徂齊也民之秉

堯原無不善而氣質不齊故有剛柔又有善惡其
剛惡者所謂疆禦也故世俗有言人之待人有如
人食物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不然夫仲山
甫所謂柔嘉者也惟柔故柔亦茹柔而而能嘉故
剛亦不吐不茹柔則不侮矜寡矣不吐剛則不異
疆禦矣此柔嘉之所以合於則也出天下未嘗不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細也儀度圖思也哀職王之職也言秉愛

之德其端甚微而其幾甚細非明健兼至不能擇而執也故人亦有言德之微細有如毫髮民鮮能舉之我思度之維仲山甫察之明而守之固故獨舉之我雖愛之莫能助也察之明故交職有闕人不能知而仲山甫知之守之固故人以為不必補而仲山甫必補之也補袞如是則宜朝夕納誨而不可出於外也明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言
今日者仲山甫忽出祖矣業業掉捷每懷靡及仲
山甫之忠也不敢不盡心也然而王命仲山甫則
城彼東方也城朔方爲獫狁城南方爲荆徐城東
方者何爲乎是無大故而出重臣於外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言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用遄速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
淡遠也言仲山甫之所以當遄歸者其故不能盡

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耳蓋以仲
山甫者天生之以保天子王命之以保王躬一旦
去君遠行自不能無永長之思而我作詩以慰之
者以秉彜懿好原有同然但使不懈其柔嘉之則
曲盡其補袞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自好之不必
以徂齊介意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
猶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荆蠻召虎伐淮徐兼

城謝赫然勵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畧城彼
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
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
之而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袞之職而使之
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袞職有關式逆其歸
情見乎詞矣至其物則秉彜指性命之實古
訓威儀兼知行之要剛柔不偏得克治之道
德輶克舉盡擇執之功其於學問醇乎其醇
山甫固深遠矣吉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在涿郡水經注云燕上徑良
鄉北界滎梁山是也甸治也毛傳云禹治梁山除
水災是也有又也倬明也言禹之功大矣今又將
修明其道故命韓侯爲方伯也王親命之重其事
也續繼也戎汝也韓侯之祖考有曾爲方伯者故

命續之也解懈虔敬共恭也朕命不易言朕之寵
命亦不易得戒之也榦正之也不庭方者不來庭
之國也韓城近燕北方之國不來庭者甚多故欲
其榦而正之以佐女君此命爲侯伯之詞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旗綬章篚弗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鞞靽淺幘儻革金厄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天子之鎮圭命爲方伯者

錫之崧高之詩曰錫爾介圭是也諸侯秋見於王

曰覲淑通作儵青色也何楷曰大旗以封同姓其
色青故曰儵旗也緩章注鳥羽或旌尾於竿首也
簞莠錯衡見采芑鏤刻金也錫當盧也鞞革也鞞
式中也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也淺虎
皮也幘覆式也以虎皮覆於式上也幘革轡首金
厄以金爲環也此詳序其入覲錫予之禮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祖祭行祔也仲山甫出祖始行也韓侯出祖
返國也鄭康成曰尊其所往去如始行是也屠地
名顯父王之卿士也謝枋得曰申伯之行王親餞
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有等差是也路車
乘馬王所贈也采菽之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是也且多地胥相也言韓侯與顯父相樂榮君寵
也此詳序其餞贈燕飲之禮也當山出祔車以韓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名
汾王也蹶父周之卿士也韓侯迎止行親迎之禮
也蹶之里蹶父之采邑也諸侯娶夫人迎送皆以
百兩鵲巢之詩曰百兩迎之是也諸娣從之者諸
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而覲
也如雲麗且多也此詳序韓侯親迎之禮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娣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
士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

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韓城在涿郡王肅曰聖水出方城縣北東南徑韓城卽詩所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者是也以先祖受命者韓侯之先祖曾受命爲伯以撫百蠻也追貊北狄之國也王錫韓侯以追貊使統受北方之國因以繼其先祖而爲伯所謂續戎祖考榦不庭方也墉城也壑所以畜水也實墉實壑脩城垣通水道也籍與藉通孟子曰助者藉也實畝實籍正井疆定田制也貔白狐也赤豹黃羆

皮之色也言韓侯能修城垣通水利定田賦而貢
其所有於王所謂夙夜匪懈虔共爾位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韓侯受命爲伯也王者錫命侯伯非徒
爵之而已蓋實有其職焉觀其錫命之詞訓之
以纘祖考共爾位斡不庭而韓侯果能受此
其東國勤民事修職貢則聖主賢臣經營天下之
規模可想見矣至於叙錫予及於鈞錫蟻厄
所以昭恩且明禮也言餞燕及於魚鼈筍蒲

任福以數典且示儉也言樂土詳其魚鹿熊虎
如南固以章物產抑以見佃漁之利可佐民之衣
食也叙職貢指其羆豹貔皮固以明忠敬抑
以見貢獻方物各呈其土之所有也至於首
言梁山禹甸而申及於韓侯之娶妻有以也
自古勤民事者莫如禹而善齊家者莫如文
王則壞成賦固歷代所不易而刑於寡妻則
有周世守之家法也韓侯之墉壑畝籍盡水
土之功固以續禹之服而親迎燕譽有關雎

之風實以秉文之德也雖直叙其事而其道
有大焉者矣孔子贊易曰其旨遠其辭文韓
奕有詩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即也江漢二水名并舉之者漢至夏口合於江也
征惟夷而言江漢者是時蠻荆已服江漢道通故
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絕其
去路也浮浮也滔滔遊也兵沿江行如水之遊

也匪安不遑處也匪遊不遑息也求責也聲其罪而責之也舒緩也舖陳也出車設旗而不敢緩者王既至其地將舖設以陳兵也方叔之伐荆蠻也亦曰陳師鞠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懼而服焉斯已矣

汀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湯湯流而安也泱泱勝而威也見淮夷之已服也四方惟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又經營其四

旁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可告成功也所以然者江
漢之間其國甚多惟夷倡亂必皆觀望故四方既
平斯王國庶定天下皆無爭鬪而後王心始寧也
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必不用而乃寧故王者以
天下之心爲心大臣又以王者之心爲心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滸水厓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鬪同疚病棘
急極中也書曰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於南海中界

大江凡徐揚之域皆江漢之滸也人繁而地廣故
王命召虎乘此兵威以次開闢所闢疆土皆行徹
法無重斂以病民無苛急以滋擾平其政令來取
中於王國所以除四國之暴而柔新服之民也于
往也往而疆之正其經界往而理之通其溝塗經
之營之至於南海則普天之下皆遵王制矣朱善
曰封建井田政之大綱故江漢既平闢四方之侵
地所以復封建也徹四方之疆土所以復井田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言事
卷之一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甸與甸同撫徇之也宣布也召公康公奭也
子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至於南海則
可以止矣故王命召虎來也來而撫甸吾之人民
來而宣布吾之德意也昔文王武王受命之時維
召公奭是爲良翰日闢國百里亦在江漢之滸也
無曰子小子敢比德於文武而汝之功則召公是
似矣汝能開敏爾功我將錫爾祉福如下章所云
也

螯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螯賜也秬鬯以秬黍爲鬱鬯也卣尊也文人
謂文王也書曰追孝於前文人是也錫山土田者
諸侯有功則益封以地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是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言錫爾
玉瓚秬鬯一尊爾往岐周告於文王之廟言我錫
爾以山川土田用賞爾功爾從岐周受命於祖廟
亦如爾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也自此以上皆命詞

虎拜稽首拜命也天子萬年拜而視之也謝枋得
曰錫山土田必受命於岐周者豈非宣王之賞
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
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又思康公之德則
必竭乃心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命主不徒責
臣子以事功而惟勉之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以
感動之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既拜而又拜者
有所敷奏也言敢對天子以詞以宣揚天子之美
命王命虎以召公是似虎敢不竭力盡心以成召
公之功而祝天子之壽抑又願天子之似文武也
明明天子既有令聞矣所願日新又新進而不已
覃敷文德使教化洽於四國無徒用武以威之也
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
矜已功而引君於道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汪漢美平淮也淮夷之爲患久矣成王初立
命方叔伐蠻荆南北既定矣乃命召虎伐淮
南又命虢父伐淮北蓋用力於淮夷爲多也
觀虎之式闢四方至於南海其功亦偉矣哉
然詩未嘗侈言之也當經營之初已期庶定
靡爭銷兵革於不用暨式闢之後惟事疆理
旬宣奠民生於永安至其錫命對揚之詞君

惟訓臣以忠孝臣惟告君以道德三代而上
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者此足以觀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萬時華曰夷厲以

來威靈不振宣王奮然親總六師如雷霆乍驚曰

月重朗是也王命親命之也皇父南仲之後以卿

士而兼太師也整治也六師皆發王親行也戎軍

事也敬慎其謀也所謂臨事而懼也戒申其令也

所謂師出以律也南國徐方也行師而言惠者伐
恭乃所以安民也既敬既戒法也惠此南國道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此之謂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
故王親命休父副之故令尹氏命之也左右陳行
副中軍也王命皇父將中軍而使休父將前軍先
行循淮濱以覘徐土也萬仞曰淮在徐南其勢

相倚此徐夷逃遁藏匿之狡王師自西北來若直搗順攻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文亦有所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卽已定策循淮浦以省之使徐夷不得越淮南奔卽後所謂截彼淮浦者是也三事三卿之事也天子自將三卿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倉儲營壘也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也不留不處戒詞也前軍先發貴於神速行不可遲留止不可久處早至其地以經營之

比天子之來而主事所掌莫不就緒所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緝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業業敬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舒
紆也作奮也紹糾緊也遊散緩也南國之民困於
征役而時被侵侮王欲舒其力而保其土故奮然
振作以來也將欲舒之故不紹恐滋擾也將欲保
之故不遊欲及事也所以然者以徐方絡繹騷動

宜有以震驚之故天子奮作親總六師天威所指
有如雷霆使徐方聞而震驚將不戰而服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濱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闞勇貌虓怒也鋪陳敦厚濱濱截堵也言天

子至淮而徐猶不服故震怒奮武移師前進爪牙

王之臣勇如怒虎厚集其陣於淮濱而時出奇兵以

執其醜虜天子又以王師居於淮浦而截其去路

彼欲拒不能欲奔不可所以服也於此知宣王之

廟算矣由江漢以伐淮者截淮夷之後也率淮浦
以伐徐者截徐戎之後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固濯洗也凡戰陣之法
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衆盛當其分也有
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江漢二水會也
時而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時而動也如川之
流不可禦也縱而計之綿綿相續不可絕也橫而

觀之翼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用以洗徐方之汙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謨允信塞滿也庭朝回邪也言戰而勝矣其所以服徐者則不係乎戰也由平日王政之行誠信於內而充塞於外天下感其德而不能外其

化故徐方來服而白同於諸侯此天子之功非武
臣之力也獫狁西戎荆蠻淮夷四方既平徐亦來
朝徐人既無回邪之心則天下永無爭戰之事王
自此可以旋歸而銷兵革於不用矣凡師出費於
貞言王猶允塞歸於道也武成患其黷言王曰旋
歸止以義也此則所謂因以爲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因以爲戒也徐爲伯益之
後而淪於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判

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爾僭號蓋負
固之方惟徐爲強也宣王中興玃狁西戎旣
畧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由江漢以伐淮
夷然後循淮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北
伐南征王未親行平徐之役天子親履行間
敦鋪執虜而後定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幸
勝而王靈亦稍褻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
叙戰功此獨詳言其師武臣力之狀而歸之
於王猶允塞終之以王曰旋歸詩人之意蓋

望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角勝也
其後宣王以黷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
民於太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見之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蝨害苗之蟲也自外來曰
賊自內生曰疾夷平屆止罟網瘳愈也朱子曰言
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轍曰國政
有定則民受福無定則受其病也何楷曰蝨賊外

至以此皇父虢石父之類也。蝨疾內生，此褒妙也。內外之蝨相煽爲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期，如張網羅以陷人於罪，而日夜不收，則民之病無有平愈之日矣。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收，拘說縱也。輔廣曰：前四句承上蝨賊而言，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已也；後四句承上罪罟而言，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

賦也哲智也城猶國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鳥長
舌能言也階梯也寺庵人也朱子曰男正位乎外
爲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
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以此懿美
之哲婦而反爲梟鴟以其能言足爲禍亂之階梯
也哲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是

也匪教匪誨是維婦寺言自古入君之側其相依
爲奸而不可教誨者惟婦人與宦官彼既不識禮
義廉恥之防而又不可與言興亡禍福之幾雖有
善者亦末如之何矣是不可不痛懲而預防之也
鞫人忮詖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小人終以爲世商賈

賦也鞫窮忮害忮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至
慝惡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君子有位者也公事朝
政也休息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忮害

而變詐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至後而其言不驗則
又背其前說以自解而誣人此其爲害豈曰不極
乎而王猶以爲不過侍巾櫛供灑掃之人耳胡能
爲大惡乎是以婦寺愈熾而小人緣以爲奸商賈
三倍之利今之君子皆能識之婦人本無公事今
則休其蠶織而干預朝政也不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也富猶福也介大狄害胥相弔憫殄盡

瘁憔悴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以不福王哉由爾
舍女戎之介狄反忌予之正言故也天降不祥而
王不憂憫不敬天也一切威儀皆與先王不類不
法祖也不敬天不法祖則善人無所施其力而皆
去矣善人國之紀也人亡則國瘁人皆亡則國殄
瘁矣傷之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禍優多幾近也言婦寺之害終不可除則

是天之降禍其類多而其期亦近矣人之云亡則
無復維持補救之望矣我心憂之而末如之何惟
天有悲而已矣後宮色盛則君子隱伏讒人高張則
賢士無名依古以來國家之委大率如此可爲太
息流涕者也

甯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甯沸湧貌檻泉水上出也藐藐遠貌鞏固也

以泉之從出者深興憂之從來者遠也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適當此時不可爲也雖然天下事天與人救之者也天甚高遠而神功不測雖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猶可以救爾後焉蓋仍以敬天法祖望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丁也幽王之亂生自婦寺人所知也而聖人有取於瞻卬者以其知救亂之道也世之治亂人爲之實天主之天心一回靡

亂不治回天之道在於法祖法祖之道無他
改其黍祖者而已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
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皆反之
所謂黍也但能改過取其黍爾祖者而無之
去貌石父之讒遠褒姒之色賤皇父之好貨
而貴周召二公之德則往不可鑒來猶可追
武救爾後無難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非虛
言也但改其所以狂者而作聖之功已在昇
矣深望王之自勉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

賦也篤厚瘵病卒盡也居圉中也圉邊陲也言上
天甚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盡皆流移
中國邊陲莫不荒蕪不知何以致此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癡共瀆瀆回適實靖夷我
邦

賦也訌誑誑椽喪也共與供同瀆瀆昏亂也回適邪
僻也言上天所以降罪者由於小人蝨賊夤緣婦

言義抄
卷之十一
寺誑惑於內昏庸椽喪不供其職此皆潰亂邪僻
之人而王實用之使之治不我邦是以饑饉流亡

也

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貶

賦也皐皐頑慢貌訛訛讒謗聲玷缺也填久也言

小人頑慢且善讒謗其於政事必有所缺而王曾

不知君子敬慎久著勞績而不安其位且至於貶

黜也何楷曰兢兢業業者卽末章召公之流所謂

不尚有舊者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直水中浮草棲於岸上者潰壞也

言君子小人用舍顛倒如此是以民生日困如彼

歲旱之草不能暢茂又如棲岸之直立見枯槁我

視此邦之人無有不潰壞者所謂淪胥以鋪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釋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富祿時今疾病疏粗釋精替廢也兄與貺同

嘉與之也言昔之時亦有受祿而富者不如今時
之謬也昔富君子今富小人也今之時亦有失位
而歎者不如蘇人之甚也庸人之貶猶輕君子之
貶更重也譬之於米小人如疏君子如糲亦易辨
爾王如辨之則彼小人當自替之胡不自替而專
嘉與之使得援引其黨類乎怪之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
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賦也頻涯也池自外灌故竭必自頻以比王澤之

竭由外有小人也泉自內出故竭必自中以比王
澤之竭由內有褒姒也羣小艷妾內外爲奸其爲
害也溥矣而王猶不惜專嘉與之使其害益大則
危亡將至豈不災及我躬乎憂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
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賦也先王謂宣王也受命謂中興也召公謂召虎
也王命召虎式闢四方予驅予理至於南海所謂
日闢國百里也至於幽王四夷交侵諸侯內叛所

謂曰蹇國百里也彼何其盛乎何其衰然今去宣
下之時未遠也維冷之人不尙有與召公其事者
乎但一用之則中興之業計日可待而終於不用
豈不哀哉

昔者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曰

召旻刺幽王也任用小人以致喪亂也然其

時非無君子也但一用之則轉禍爲福易易

耳是故瞻仰之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召

旻之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猶匪風下泉

之意也風雅之終其旨同歸聖人欲撥亂世
而返之正其心豈有已時哉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